



向阳松

北京铁矿工人写作组

北京人民出版社

向阳松

姜德容

北京铁矿工人写作组

（八岁小）



北京人民出版社

向 阳 松

北京铁矿工人写作组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00,000字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071·114 定价: 0.39元

要有那么一种拚命精神

——《向阳松》·代序

李 学 鳌

《向阳松》，是北京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共收入八篇新作品。

这本书的作者，是由十几名青年矿工组成的业余写作小组。

这本书反映的，是位于燕山深处一座矿山上火热的斗争生活。

这本书塑造的，是一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英雄人物和在老一辈带领下茁壮成长起来的革命接班人。

这本书歌颂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我们带来的崭新天地，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遍地新歌唱不尽的伟大时代。

对于这本书的作者和他们描写的对象，以及这本书产生的过程，我是比较熟悉的。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曾把长城岭下的那座矿山当做自己新的课堂之一，向英雄的矿工们学习，也曾为他们欢呼，歌唱。现在，当我阅读这本出

自矿工之手的作品时，感到格外亲切。

北京铁矿，那是一座多么美丽而富饶的矿山呀！它北靠雄伟的万里长城，南临繁忙的京承铁路，东有鹰手营子煤矿做邻居，西有内海似的密云水库搭伴儿，辽阔的矿区，茂密的杏林，火红的山花常年开，隆隆的钻机日夜响，矿车迅跑，选机欢唱，处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而更加使人难忘、更加使人受到鼓舞的，还是那些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矿工。他们站在长城岭，壮志与天齐，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挥动巨手，创造着神话般的奇迹。他们，永不疲倦地为革命采掘着地下的宝藏，也源源不断地贡献着为提炼革命文艺作品所需用的“矿石”。而这本《向阳松》，则是他们用自己采掘的“矿石”，又用自己的双手炼成的一块钢铁——这块钢铁虽然还比较粗糙，但它却是矿工们猛击资产阶级的一种有力的武器。

北京铁矿，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建设起来的。英雄的矿工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继承和发扬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与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与自然界的“敌人”斗，与旧的习惯势力斗，终于斗出了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型矿山。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是我们党诞生四十九周年的光辉节日，也是这座矿山初步建成胜利投入生产的日子。那天，几位青年矿工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报社写了一篇稿子，报导矿山胜利投产的消

息。稿子写完后，已是午夜，但是，谁也不想睡。大家围坐在明亮的电灯下面，畅谈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畅谈矿山建设中的动人事迹，也畅谈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他们怀着强烈地自豪感和责任感说：“咱们的矿山建设者们，用拚命的精神拚出了一座新型的矿山，难道我们不能用拚命的精神，以矿山为背景，创作一部革命的文艺作品吗？”他们的热情，得到了群众的支持，矿工们说：“矿工写矿山，这可是件大喜事，需要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我们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第二天，一个矿工业余写作组在矿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成立起来了。不过，他们没有马上动手写小说。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和前进的方向。于是，他们从学习写小通讯、小评论和短诗，开始了他们的业余写作活动。

那些小通讯、小评论和短诗，因其“小”而“短”，更能及时地反映矿上的新气象，所以很快就从这个业余写作组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它们在矿山上的油印小报《红矿工》上发表了，在车间的板报上刊登了，在有线广播中广播了，矿工们看了，听了，受到很大鼓舞。业余写作组的同志看到自己写的稿子在斗争中发挥了作用，为革命学习文艺创作的劲头更大了。通过这样一段战地“练兵”，他们的表达能力也提高了，于是，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间，他们正式进入这本短篇小说集的创作活动。

这本集子中的八篇作品，初稿都是集体讨论、分头执笔写成的。初稿写成以后，多次进行集体讨论，多次进行修改。从初稿到现在的铅字稿，经过十几次重大修改，甚至重写，断断续续用了三年时间。

为了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更好地进行艺术概括，他们在创作过程中，还到其他矿山和钢铁厂参观访问，得到兄弟单位的支持和帮助。

在这本集子的创作过程中，写作组的同志们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少的。但是，他们为革命写书的劲头特别大，硬是用“**那么一种拚命精神**”，踏碎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这本集子搞出来了。认真地说，这本集子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用无产阶级的拚命精神“拚”出来的。

这本集子，是在矿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创作出来的。在创作过程中，矿党委不仅为创作人员安排了必要的创作时间，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终抓紧了创作人员的理论学习，抓紧了创作人员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所以写作组的同志们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通过实践，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进一步得到提高。现在，这个写作组的同志，几乎都成了矿山工作中的骨干，有的当了宣传干部，有的当了理论辅导员，有的调到共青团市委工作，有的把根子深深地扎在车间和班组。写成一本书，培养出一批人。这与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包围圈里，那种“写出一本书，垮掉一个人”的深刻教训，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这本集子，是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热情帮助下创作出来的。创作过程中，编辑部的同志们曾多次深入矿山，深入群众，与矿山的工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出主意，想“点子”，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与工人业余写作组的同志一起对作品进行反复修改。通过这种与群众紧密结合的方法，有效地培养了工人业余创作队伍的成长，改进了编辑工作，增强了无产阶级感情。

这本集子，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领导、作者和编辑“三结合”共同努力的结果。创作过程中，首都钢铁公司党委和市文化部门曾给以热情支持和关怀：浩然同志在写作任务和其他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也曾多次挤时间与本书作者进行座谈，帮助大家开思路，鼓干劲。在这本集子里，渗透着集体的心血，闪烁着集体的智慧，凝结着集体的力量，迸发着集体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

回顾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使人感到鼓舞。展望我们广大工人业余文学创作队伍的迅速成长，使人信心倍增。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仍然是非常激烈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要学会写作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要永远坚持正确的方向，永远坚持为革命写作，永远用本阶级交给自己的笔来宣传和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

同时，不断改造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努力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坚决抵制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永远不脱离三大革命斗争实践，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永远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士！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不久前，我们北京市召开了文艺创作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制订了创作规划，鼓舞了士气。最近，许多厂矿都成立了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三结合”创作小组。阳光温暖，土地肥沃，战鼓催春，新苗茁壮，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正热气腾腾地开展起来。可以预期，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一批批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必将从他们当中产生出来！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让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文学“僵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怨恨、咒骂吧，革命的列车将沿着亿万人民铺设的轨道继续隆隆前进！文艺的春天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 北 京

目 录

向阳松	1
风格旗.....	29
“海金刚”.....	50
过 年.....	66
矿山的眼睛.....	84
筒壁金辉	103
辛 凤	125
矿山人家	142

向 阳 松

长城岭铁矿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陈虹，大伙都叫他“老矿长”。

我跟老矿长是在一九五八年认识的。当时我在《钢铁战报》当记者。

那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要到虎龙山钢铁前线去采访。燕北钢铁会战指挥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说：“知道吗？矿山指挥部要搬家了。”

“不是在虎龙镇吗？”我说。

他呵呵笑道：“小伙子，你又落后形势了，人家要搬上第一线了。”

“什么地方？”

“向阳坡。”

“向阳坡？”我将信将疑地笑笑说：“那上面除了一座破庙，连一间房子也没有。怎么，……”

“你也不信？！”他打断我的话，又笑笑说：“为这事他们专门开过党委会。这还是新来的矿长陈虹同志建议的哩！”

“新来的矿长？”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另一个熟悉的人

物：长城岭铁矿副矿长黄飞同志。这人办事有点过于拘谨，显得魄力不大。不过，对于来自上面的意见他是很尊重的，事事请示，天天汇报，一天到晚围着电话、报表转，显得忙忙碌碌的。一碰见熟人，他总爱苦笑着说：“咳！你瞧，这么大个摊子，不来个矿长哪儿行啊？！”……我想，这回矿长来了，他总该喘口气了吧？

指挥部的领导同志还告诉我说：“陈矿长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身上至今还留有敌人的弹片。在部队时是个老团长，最近才转业到钢铁战线。不简单哪，老同志一到任就上了第一线，而且一眼就发现了问题。这问题抓得准呐！抓到根本上了。”他感慨了一番，接着又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三天前，老团长陈虹带着三百多名复员转业军人，冒雨开进了虎龙山钢铁前线。一打听，才知道指挥部设在虎龙镇，离工地还有十五里的路程哩！

“这么大的工程，干嘛把指挥部摆在后面呢？”老团长问工人。

工人们向他反映说：“这里条件差，指挥部那么大的摊子没处安。黄副矿长说了，等赶明儿房子盖起来，指挥部才进山呐！”

“那怎么指挥呀？”

老团长这一问，在场的工人们你瞅我，我看你，都不吱声儿了。这时一个胖呼呼的小伙子搭话了：“有车呀！黄副矿长哪天不是车来车去的？哼！他那工夫都搭在跑道上

了。”

这时候，山下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

“瞧！黄副矿长迎接你们来了。”工人们说罢，各自散去。这情景，使老团长心里怪不是个滋味儿。

两位矿长一见面，黄副矿长那股子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拉着陈虹的手，一迭声地说：“陈矿长，早就盼你来呀！这么大的矿山指挥部，我们支不开哩！咳！要不是有辆车，哪儿还有空儿上现场？光电话、开会也忙不过来呀！”

陈矿长呵呵一笑，说：“是啊！蹲办公室的滋味儿不好受啊！电话、报表、会议，真叫人脱不开身。”

“谁说不是呢！”黄副矿长叹了口气。

陈矿长又说：“搞矿山我是个门外汉，咱们一块儿向群众学习吧！”

黄飞点点头，无限感慨地说：“要说工人的干劲，那是一百一。可就是有点爱提意见，又是‘官僚主义’，又是‘飞行指挥’，真叫人听了脑袋涨。”

陈矿长笑道：“这好啊！多听听群众的意见，会使我们的头脑更清醒。”说到这里，老陈深情地看了黄飞一眼，又说：“老黄啊！我这是‘下车伊始’，有个想法说给你听听。”

“啥？”黄飞心里一怔。

“应该把指挥部拉上来，放在第一线。这样，既可以实施面对面的领导，又可以使我们永远扎根在群众之中。”

“这，……”黄飞顿时觉得心里很不安。他知道，这新来的矿长肯定是听到什么反映了，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说：“难呐！那么大个乱摊子，搬上来往哪儿放？工地上连一间房子也没有哇！”

“唔——”陈矿长微微一笑，放眼向四周看了看，又说：“这么大的山场，连两千多人都住得下，安指挥部该不会有多大问题吧？”

“咳！条件差呀！”黄飞又是摇头。

“走，咱们转转去。”陈矿长不由分说，拉上黄飞就走，兴致勃勃地围着向阳坡转开了。

向阳坡四周，到处是数不清的地窖窝棚。这就是工地上两千多人的生活区。当时，由于钢铁会战上得猛，虎龙山四周又没有大村庄，为了解决住房问题，钢铁战士们就依山掏洞，就地挖坑，上盖草席、荆芭，下铺山草、秫秸，盖了这些地窖窝棚，高高兴兴地住了进去。

他们在生活区转了转，又来到向阳坡上，在一座破庙前停下来。

“破庙堂，还看吗？”黄飞问。

“进去瞧瞧。”说着，陈矿长先进去了。黄飞在后面紧跟着，他想：这新来的矿长可真有意思，见啥都是新鲜的。一会儿，陈矿长从庙里转出来，对黄飞笑笑说：“把指挥部安在这里怎么样？”

“这儿安指挥部？”黄飞一听就乐了，他摇摇头说，“太破了。”

“修嘛！”

“修？那也不行。哪儿有把两千多人的指挥部安在破庙

里的呀？”

“谁说没有哩？”陈矿长笑笑说，“战争年代，战壕里就是指挥部，马背上也要办公哩！”

“那是战争年代呀！陈矿长，咱们现在是搞社会主义建设。”黄飞摇摇头微笑着说。

“正因为这样，咱们才要发扬革命的老传统嘛！”

“太窄小，太不象样了。”黄飞不住地摇头。

陈矿长又说：“要讲象样，这三间破庙的确比不上高楼大厦。可咱们总不能等着楼房盖起来再安指挥部啊？再说，工人们都住在地窖窝棚里，咱们咋能搞特殊呢？”

“那？……”

“把指挥部安在虎龙镇，领导机关不能亲临第一线，这本身就是脱离群众嘛！”

“这……”

“群众有意见哩！”陈矿长看了黄飞一眼，又笑笑说：“我们共产党人，到啥时候也不能忘记党的三大作风，头脑里没有群众可不行。指挥部离现场那么远，光靠车来车去，咋能实施面对面的指挥？鱼水分家没有不打败仗的。再说呀，咱们搞建设，就是要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嘛！咋能讲排场呢？”

黄副矿长没词儿了，好半天才说：“那——，咱们再开个党委会研究研究吧！”

陈矿长满意地点点头。……

说到这儿，会战指挥部的领导同志站起身，把一份油

印的矿山小报递给我，笑笑说：“这不，它们矿党委很快就统一了认识，做出了指挥部搬迁的决定。”

我接过小报一看，上面的醒目标题是：《到第一线去，和工人在一起》。我的心登时变得热呼呼的。

临出发前，会战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又一次关照我：“好好看看，详细地采访一下，把这件事发个报道，对整个燕北会战工地都是个推动啊！”

我认真地点点头，告别了指挥部的领导，就蹬上车子上路了。

—

秋天，刚下过雨，天空显得格外晴朗。我在乡间土路上穿行了一阵儿，很快就跨上了通往矿山的大道。大道上，汽车在飞驰，马车在急奔，一队队眉开眼笑的人流在挺进。一会儿是《向阳人民公社钢铁猛虎营》的红旗，一会儿是《八大院校钢铁公社》的旗帜，……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旗，真是热闹极了！我被这大跃进的景象感染着，去矿山指挥部的心情更急迫了，便加劲地蹬着车子往山里赶去。直到向阳坡我才跳下车来，抬眼一看，只见向阳坡上的破庙前，有几个人影在晃动；再要仔细看时，那些人都走进庙里去了。指挥部搬进来了？！好快呀！我径直朝着破庙走去。

破庙前有一棵参天的古松。这是满向阳坡唯一的松树，人们都叫它“向阳松”。向阳松苍劲挺拔，郁郁葱葱，方圆几十里都能望得见它。站在向阳松下，能把满向阳坡

的地窖窝棚看得一清二楚。它是向阳坡的制高点，也是中心点。往北走上四里，就是巍峨壮丽的虎龙峰；往南走四里，就是波涛滚滚的虎龙河。近处的青石村，远处的虎龙镇都在它的脚下。这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由于那座破庙实在破败不堪，又因为居高临下，地处风口，所以才没有人在上面居住。往常，除了上下班有人从那里经过之外，一般是很少有人到上面转一转的。这回指挥部搬来了，这个冷清的地方也该变样了。

我怀着这样的心理，走了好一会儿才翻上向阳坡顶。定眼看时，庙里尘土飞扬，有几个穿军装的战士正在里面收拾打扫。向阳松下堆了一堆新鲜的黄土。修房子？我猜想，指挥部也许还没搬来？正想要到里边问一问，忽然，耳边传来了“嘎吱吱”、“嘎吱吱”的声响。我回头一看，从左面的羊肠小道上走来一个挑担的人。这人大高个，挑着一担水，颤悠颤悠的。走近了，我才看清楚。他穿了一身褪色的军装，前胸袒露着，裤腿和衣袖都高高地卷着，打着赤脚，光着脑袋，宽宽的前额上渗着汗珠儿，浓眉、笑眼、厚嘴唇，透着一股慈祥样儿。瞧他挑担那架势，上坡那稳实劲，象是个老练的炊事员。眨眼间，那人来到了向阳松下。我迎上去跟他打招呼：“挑水呀？”

“唔！”他瞥了我一眼，放下水桶，二话没说，伸手抄起一把四齿，“夸夸”几下，在黄土堆上刨出一个坑；扔下四齿，又拎起水桶，哗哗地往坑里倒水；放下水桶，又抄起铁锨和起泥来。那动作干净利落，我都看得入迷了。心